

沙特阿拉伯的萨拉菲斯特主义教育出口，令印尼的穆斯林变得激进

作者：Amanda Kovacs

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对伊斯兰教进行非常保守、忠实于字母的阐释，敌视什叶派，他们的身影，不仅仅出现在中东。而在印度尼西亚，什叶派以及其他宗教少数派面临的压力，也在上升。

解析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培训方。其教育内容，除了宣传萨拉菲斯特主义以及贬低其他宗教团体外，还包括对该王国的形象予以正面宣扬，这些教育内容会深化宗教矛盾，也包括深化印尼的宗教矛盾。教育方案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应致力于全球范围内建立同盟，它也为沙特要求在伊斯兰教世界成为领导力量方面，提供内政及外政方面的合法性。

- 自印尼1998年民主转型后，就一再遭受具有萨拉菲斯特主义动机的宗教歧视以及暴力冲击。这类宗教矛盾的实施者，常常毕业于1980年雅加达成立的沙特阿拉伯高校“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LIPIA）。
- 内政方面，沙特阿拉伯利用其教育机构，实现系统稳定。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沙特阿拉伯就发展成伊斯兰教育方面最大的出口国。尤其自1979年以来，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存在着霸权之争，沙特阿拉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学校及大学，这些机构传播沙特的教育传统。
- 坐落于雅加达的“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成为一个沙特所构建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萨拉菲斯特的标准及传统得到执行。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的作用，不仅是增强沙特阿拉伯在印尼社会的影响力，该研究所更是沙特阿拉伯通往整个东亚地区的一扇大门。
- 只要伊斯兰教各国的社会不增加国家教育机构对本国人民的吸引力，那么沙特会继续享有其影响力空间。

关键词：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教育政策、萨拉菲斯特主义

萨拉菲斯特主令让印尼的穆斯林两极分化

如果说人们喜欢将Suhartos (1967-1998) 军事独裁下的印尼, 视为不同宗教和平并存的范例, 那么, 1998年引入民主制度后, 人们在印尼观察到大量宗教矛盾现象(参见: Human Rights Watch 2013)。Suhartos统治时期这些矛盾受到压制, 而现在, 由于这些矛盾获得了新的行动空间, 甚至得以加剧。¹ 自2011年起, 在逊尼派为主的印尼,² 针对什叶派采取的暴力活动及歧视现象激增: 2011年2月, 200名逊尼派组成的团体将邦义尔的一所什叶派寄宿学校夷为平地, 并打伤了9名学生。同年12月, 三邦的一所寄宿学校, 亦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300名居民被驱逐, 直至今日, 他们仍寄居在收容所里。被催毁的那家什叶派机构的领导人名叫Tajul Muluk, 2012年人们指控犯亵渎罪, 判他入狱两年。上诉后, 他的刑期甚至上升到四年。2012年, 宗教事务部长Suryadharma Ali亦宣称, 什叶派是对伊斯兰教的错误阐释。今年的总统大选中, 保守的逊尼派领导, 如在麦地那的伊斯兰教大学接受了宗教培训的Cholil Ridwan, 号召人们掀起一场反对竞选者Joko Widodo (印尼民主斗争党, 缩写: PDI-P) 的运动, 因为人们猜测, 如果Joko Widodo获胜, 那么他会任命什叶派学者Jalaluddin Rakhmat担任宗教事务部长(参见: Vice News 2014)。

据估计, 印尼的什叶派成员大概为二百五十万, 印尼人民中特定部分对什叶派少数人口采取敌对态度, 这一敌对态度也蔓延开来, 对其他的非逊尼派团体他们也采取敌对态度。例如, 阿赫迈底亚教派的追随者也受到暴力迫害, 遭受死亡袭击, 而印尼司法机构对此完全不加以惩罚, 或者仅采取温和惩罚措施, 将罪犯仅仅监禁几个月了事。与之相反, 自2008年起, 人们通过法律手

段, 禁止阿赫迈底亚教派在该国传播其信仰。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一法规, 则可能面临五年的牢狱之灾。

尤其是萨拉菲斯特³ 组织“捍卫伊斯兰阵线”(Front Pembela Islam, 缩写: FPI), 对伊斯兰少数教派采取暴力行动。捍卫伊斯兰阵线自1999年成立起, 就身穿白袍, 头戴包头巾, 手持木棍, 袭击他们眼中的非伊斯兰教机构及异见者。他们棍下的受害者, 包括自由伊斯兰网(Jaringan Islam Liberal, 缩写: JIL)的追随者、迪斯科、夜总会、出售酒类的餐馆。该阵线的榜样是沙特阿拉伯充当风纪监督者的宗教警察。该阵线的创始人Habib Rizieq于1983年在沙特的教育机构——雅加达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Lembaga Ilmu Pengetahuan Islam dan Arab, 缩写: LIPIA⁴)攻读大学专业, 然后他获得了沙特政府的一项奖学金, 前往利雅得的大学深造。

印尼东部的摩鹿加群岛上的伊斯兰居民以及基督教居民之间爆发暴力冲突, 在这一背景下, 2000年人们成立了印尼的萨拉菲斯特民兵部队——拉斯卡尔圣战组织(Laskar Jihad, 缩写: LJ)。直至2002年该组织解散以前, 它动员了数千名印尼的伊斯兰教徒, 为他们提供军事培训, 并率领他们对抗基督徒。该群体的外部特征就是模仿沙特传统服装风格的宽大白裤子、衬衣, 并装配上大砍刀。人们参照沙特阿拉伯以及也门的法律学者提供的专家意见, 为拉斯卡尔圣战组织的成立、散布暴力活动、解体, 提供宗教合理性说明。法律学者就摩鹿加群岛的局势问题, 为拉斯卡尔圣战组织的创建者Jafar Umar Thalib, 提供咨询。

同样, 捍卫伊斯兰阵线的创建者Jafar Umar Thalib也毕业于雅加达的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一般来说, 引人注意的就是: 许多知名的印尼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在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深造过。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的毕业生Abu Nida、Ahmad Faiz Asifuddin以

1 下文的信息, 来自本文作者对印度尼西亚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原始资料的评析。

2 印尼拥有一亿九千一百万名伊斯兰教徒, 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该国人口数为二亿四千万, 为世界人口第四大国。受到国家承认的宗教有六个: 伊斯兰教(占人口数目的近87%)、福音教(7%)、天主教(3%)、印度教(1.9%)、佛教(1%)、儒教(0.13%)。

3 萨拉菲斯特的意思是, 对古兰经进行忠实于字词的解读, 这种解读方式与先知遗留的著作一起, 应成为规划生活各方面的基础。除了寂静派外, 研究文献里还区分政治化的萨拉菲斯特以及暴力化的圣战萨拉菲斯特分子。该方面的介绍参见: Said及 Fouad 2014。

4 参见网页: <www.lipia.org>。

及Aunur Rafiq Ghufron, 在通过伊斯兰习经院(伊斯兰教的寄宿学校)传播萨拉菲斯特主义过程中, 都起到关键作用。而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的毕业生Zain al-Muttaqin、Nurcholis Ridwan以及Hepi Andi又创建了反西方、反犹太教的萨拉菲斯特刊物《吾之道》(Sabili)。

这里提及的伊斯兰原教旨行动力量, 遵循沙特阿拉伯所实施的萨拉菲斯特主义的价值观及传统, 也就是所谓的瓦哈比主义, 这些行动力量显著影响着印尼社会里宗教之间以及宗教内部的紧张关系的发展。通过他们的宗教活动, 印尼在伊斯兰化过程中不仅染上了萨拉菲斯特主义的色彩, 而且文化方面也实现阿拉伯化。

沙特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萨拉菲斯特主义, 特别是该主义反什叶派的意识形态, 以实现结盟。在此, 雅加达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之类的跨国性教育机构, 在印尼具有重要意义。自从1979年伊朗爆发了什叶派起义之后, 伴随着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之间霸权争端的不断发展, 印尼成为沙特阿拉伯宗教政策的一大重要战略势力范围。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对沙特阿拉伯具有特殊意义, 印尼在区域政治上被视作通往东南亚穆斯林的关系基础及大门。每年前往麦加以及麦地那的朝圣者中, 来自印尼的信徒高居榜首。他们前去朝圣, 是为了在圣地(Hajj)举行对穆斯林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宗教仪式。这类宗教旅游业让金钱流向沙特阿拉伯, 因此沙特之所以有意与印尼保持良好关系, 也有着经济因素。

伊斯兰教育作为沙特阿拉伯内政合法性之要素

跨国教育机构再现沙特的自我认知, 并出口该国的教育内容。内政方面, 教育机构在传播自己对伊斯兰的理解以及政府合法性与稳定性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该王国自1932年成立起, 就面临着可信度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统治者大肆宣传严格的瓦哈比主义, 该主义反对现代化以及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该国在政治以及经济方面, 与西

方保持密切联系, 特别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现代技术以及西方二十一世纪的消费方式, 早已进入沙特阿拉伯, 然而, 公民权, 妇女权利以及宗教少数派的权利, 都以着保守的部落文化情况为准绳。这种政治以及社会矛盾, 为反对派提供了土壤。萨拉菲斯特主义者认为, 伊斯兰国家尤须完全背离西方, 特别在他们眼中, 沙特王朝是非法的统治形式。

于是, 1979年全副武装的伊斯兰原教旨激进分子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 指责沙特王朝为非法政府, 批评瓦哈比主义学者支持政府。自那以后, 为了阻止这类暴动发生, 沙特阿拉伯加强利用教育领域, 以实现其公民与国家同步的社会化进程。国家教育机构除了宣传瓦哈比主义外, 还宣传王朝的积极形象, 将沙特阿拉伯描述成由真主确定的伊斯兰教中心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力量。总体来说, 沙特阿拉伯使用的教育方法, 排斥自由的批评性思维, 其原因是, 在那里人们要学习对宗教政策无条件顺从及服从。

人们对沙特阿拉伯的学校教科书里所宣传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科学分析(参见: Center for Religious Freedom of Hudson Institute 2006; Groiss 2003)。分析的结论是, 这些教科书传播反多元化的世界观, 这一世界观建立在敌对偏见之上。这些教科书的目标是: 对臆想中的唯一真实且不可改变的伊斯兰教的忠诚性加以巩固。这种对伊斯兰教的理解, 排斥所有的局外人, 鼓吹仇恨意识形态, 也就是仇恨无神论者、犹太人、基督徒、印度教教徒以及所有不遵从伊斯兰教沙特阐释的穆斯林团体, 尤其仇恨苏非派以及什叶派伊斯兰教。此外, 教科书传播穆斯林长期受到威胁的情形, 这一威胁可追溯到西方的十字军东征, 国际犹太扩张主义谋求世界统治, 逼迫穆斯林们进行防守, 犹太扩张主义也让穆斯林受到威胁。据称, 其他的威胁还包括来自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 如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世俗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存在主义。

这些中小学教科书极其重视被视为正确理解的穆斯林行为, 并极其重视日常生活中严格的行为禁令, 这些禁令参照瓦哈比主义的传统, 例如禁止音乐、唱歌, 禁止穿丝质衣服、使用金银

器皿。他们尤其将什叶派的宗教仪式及神秘宗教仪式，批评为伪神崇拜。这些教科书要求严格区分男女，并宣传妇女应正确着装，其中就规定了脸要遮掩到紧贴眼睛下方，要遮盖住手部。沙特的教科书除了宣传瓦哈比主义学说以外，还进行政治方面的宣传。其目标是以此掩饰沙特国家在瓦哈比主义信仰及西方现代之间的矛盾性。尤其是历史教科书颂扬沙特国父Abd al-Aziz国王（统治时间：1932-1953）的作用。据称，这位国王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上纷争不和的阿拉伯部落，引领他们走向“真正的伊斯兰教”，并实现法制及秩序，因此，沙特家族王朝的统治获得合法性。

同时，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也被描述为现代化进程。这样，国王们在教育、医疗卫生、技术、通讯以及社会领域作出了先进贡献。此外，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大量的国际性伊斯兰组织，例如世界穆斯林联盟（1962年）、⁵ 伊斯兰合作组织（OIC，1969年），⁶ 这更凸显了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教世界里的超凡意义。十五名沙特公民参加了2001年9月11日爆发的恐怖袭击，其后，沙特阿拉伯虽然在美国施压下，修改了国家教学计划，清除了具有歧视性质的、反多元化的文字内容，然而这一改革最终只是流于浮表，教学材料只是稍微减少了自己偏狭的形象（参见Steinberg 2007）。

沙特阿拉伯崛起为最大的伊斯兰教育出口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沙特阿拉伯发展成最大的伊斯兰教育出口国。特定的重大内政及世界政治事件，推动了这一发展。该现象的起源需归结于所谓的阿拉伯冷战，冷战中，Gamal Abd al-Nasser总统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埃及与沙特阿拉伯这两个霸权国家展开意识形态的对峙。这一竞争也通过教育机构散播开来。1961年埃及颁布103号法令，将伊斯兰教历史悠久的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国有化、中央化。该项改革法令授予爱

资哈尔的学者们控制伊斯兰教遗产的权利，并敦促他们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宗教福音。人们宣布爱资哈尔大学是使命任务的中心，由这一中心出发，人们应在世界上宣传伊斯兰教，并传播泛阿拉伯主义的Nasser总统政府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设想。对沙特阿拉伯而言，这意味着埃及在伊斯兰教世界内打击沙特的宗教及政治地位。因此，作为对爱资哈尔的回应以及反击，人们于同一年成立了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瓦哈比学者承担大学的领导工作；目标则是从事国际传教任务。直至今日，实现任务的主要方法是向外国大学生慷慨颁发奖学金。

此外，1962年人们在麦加成立了世界穆斯林联盟。该联盟对外正式宣称自己是非政府组织。然而该组织内的所有重要职位都由沙特占据，沙特国家绝对是该组织最大的资助者，因而实际上，该组织其实是沙特的一个外交机构。世界穆斯林联盟与教育机构、文化中心、清真寺、出版社以及援助机构建立起了全球网络关系，它传播瓦哈比萨拉菲斯特主义的伊斯兰教，传播沙特统治王朝的合法性。人们对该联盟持评价性评价，因为它能煽动或深化宗教矛盾（参见：Steinberg 2004）。埃及以及沙特争夺伊斯兰群体的领导权，矛盾爆发后过了没几年，Faisal国王在沙特阿拉伯登基（执政时间：1964-1975）。他将自己的泛伊斯兰教世界观与实现本国现代化的强烈意愿联系起来。然而，他为了将自己同埃及总统Nasser和社会主义区分开来，设法加大教育内容里的瓦哈比路线。

当沙特阿拉伯1973年获得石油财富，Faisal将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到世界穆斯林联盟。通过这些新获得的财富，沙特阿拉伯才能在伊斯兰世界内证明其领导作用，其方式就是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资助者粉墨登场，通过跨过教育机构加强瓦哈比世界观以及沙特政治宣传的出口，并以此稳固联盟。沙特阿拉伯发展成最大的伊斯兰教育出口国。这一时代的一个产物就是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兰大学，该大学于1974年在利雅得成立。该大学与麦加以及麦地那的伊斯兰大学一起构成了沙特宗教大学的核心，并各发展成为本国最大的瓦哈比（教育）机构。直至今日，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兰大学培养了本国的大部分学者，他们担任法官、伊玛目、宗

⁵ 参见网页：<www.themwl.org>。

⁶ 参见网页：<www.oic-oic.org>。

教教师、传教士、宗教警察局的官员。该大学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五个分支机构，分别是拉斯海玛酋长国、吉布提、东京、费尔法克斯以及雅加达，让众多外国穆斯林获得奖学金，能前来利雅得访学。自1979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跨国行动的教育机构对沙特的外交政策变得极其重要。对沙特阿拉伯而言，该革命意味着它丧失了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霸权地位。伊朗这一什叶派宗教国家竭力否认沙特政府的合法性，并认为沙特不具备担任麦加以及麦地那这两大圣地守护者的资格。此外，沙特阿拉伯必须时刻防备受压迫的什叶派人民起义。在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之间的霸权纷争⁷中，沙特教育机构的出口活动，对压制什叶派、巩固国际意识形态联盟具有关键意义。

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雅加达的沙特新世界

沙特政府对伊朗伊斯兰革命作出反应，于1980年在雅加达成立了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该研究所充当意识形态的堡垒。该研究所分属于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兰大学，提供伊斯兰教法的学士学位课程、阿拉伯语言教师的硕士学位课程，并提供这两个专业的预备班。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受沙特的高等教育部领导，沙特政府为其全部开支提供财政支持。教学计划以及教学资料再现出沙特国家的世界观。印尼的民主社会纲领支持宗教多元性，虽然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反对印尼的这一社会纲领，但是该研究所是受到印尼政府欢

⁷ 该霸权纷争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伊斯兰之间不同的教派观点，另一方面，则是不同的政治统治模式。自1744年伊斯兰教改革者Abd al-Wahhab以及统治者Ibn Saud结成同盟后，沙特阿拉伯的统治建立在世俗以及宗教权利的共生之上。瓦哈比学者遵循穆罕默德先知及其追随者的学说，并以罕百里原旨教法学派为导向，这些瓦哈比学者负责宗教生活，而Ibn Saud的后人则享有政治统治。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学者以及沙特人民被系统地取消政治化，人们不举行选举。而伊朗与之相反，什叶派的教法学派虽然享有国家高层职位，但是人民通过选举，能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进程。

迎的客人，可自由开展活动。印尼承认该研究所是巩固其与沙特阿拉伯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要素，并希望通过这一机构的存在，改善本国疲弱的教育情形。印尼的国有教育机构深受资金匮乏、设备糟糕、师资力量培训不足之苦。

阿拉伯语言作为伊斯兰文化民族的语言，其介绍工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与国际相比，在印尼都颇有不足。因此，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在印尼的伊斯兰教育体系内担任领头羊的角色。所该的设备先进，阿拉伯母语者负责授课。该研究所的男女大学生像在沙特阿拉伯的校园一样，被严格分开，他们受到的照顾，是印尼前所未有的：大学生们每个月获得奖学金，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险，部分人能免费入住大学生宿舍。

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尤其喜欢招收来自下列地区的穆斯林大学生：来自东部、受基督教影响的地区的大学生；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大学生。这一做法的目标是：在那些伊斯兰教属于少数教派或者与其他宗教及文化形式混居的地区加强伊斯兰教。男大学生如果成绩出色，愿意记诵古兰经，并可以期待他们未来能在东南亚地区传播沙特思想财富，那么他们就能获得奖学金，前往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兰大学留学。在利雅得的生活，应让他们能更加坚决地支持瓦哈比价值，并对沙特统治者充满好感。

雅加达在课程中进行价值介绍，这样，在沙特阿拉伯深深根植下来的思想流派被传递到印尼。这样，负责教授伊斯兰法规的老师受到敦促，介绍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优越性。此外，人们也鼓吹沙特阿拉伯是唯一一个正确实现伊斯兰立法的国家。在阿拉伯课上，老师们向学生们提供的文本及陈述，都赞美沙特阿拉伯的创建神话，颂扬统治王室，歌颂沙特对伊斯兰世界的意义。这样，阿拉伯课同时也是伊斯兰及政治宣传的工具。

此外，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的任务也包括将沙特宗教及政治权威文章、特定宗教主题的文章从阿拉伯语翻译成印尼语及其他东亚语言，并进行传播。印尼语的出版物在该研究所的校园里传播开来，宣传瓦哈比的世界观及敌对偏见，例如对什叶派的仇恨，并确认沙特内政及外政的合法性。

校园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信条戒律，这样，人们试图以沙特为榜样，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培养大学生。因此，校园里禁止穿牛仔裤、高声大笑、听音乐、看电视。相反，他们宣传沙特阿拉伯常见的着装方式，例如男人要穿长及脚踝的亚麻裤，穿阿拉伯凉鞋，下巴留胡子，使用木棍牙刷。萨拉菲斯特主义者拥有这些标志，是因为人们猜测先知们有何习惯并加以模仿。人们希望女性全身用面纱遮盖起来。

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明确支持印尼的伊斯兰教徒。因而，他们准许大学生组织——“印尼穆斯林大学生联合行动”（Kesatuan Aksi Mahasiswa Muslim Indonesia，缩写：KAMMI）在校园里开展活动，该组织宣传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伊斯兰社会、伊斯兰国家。该组织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公正福利党（Partai Keadilan Sejahtera，缩写：PKS）的大学生侧翼组织，而公正福利党又是以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为导向。一般情况下，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被视为公正福利党未来支持者的聚集地。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被人们采取暴力方式击垮后，2014年5月沙特阿拉伯宣布穆斯林兄弟会是“暴力组织”。这对于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与“印尼穆斯林大学生联合行动”以及公正福利党之间的关系会造成何种影响，尚有待观望。

显而易见，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的战略是建立网络关系：这样，印尼国家与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数年来的合作关系明显密切起来。如今，按照伊斯兰法规，在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获得的伊斯兰教法学士学位，与在印尼的国立伊斯兰教大学获得的学士学位具有同等效力，而印尼的国立伊斯兰教大学都以其自由风气而闻名。这样，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的毕业生，可以在国立的伊斯兰教大学体系继续深造，让萨拉菲斯特主义的思想渗透到这些大学里。同样，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的老师，由于他们专业水平高，也在印尼的高校任教。

伊斯兰与阿拉伯研究所在印尼传播萨拉菲斯特主义方面，虽然人们不能低估其影响，但是许多学生看来采用一种务实的姿态面对研究所的规定。可以说，该研究所的许多大学生生活中的着装方式就显示了这一点，例如进入校园

时，他们穿符合校园规定的衣服，回到家就会脱下这些衣服。

沙特教育出口——对民族国家社会纲领的挑战

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无力为其公民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无法让公民在装备现代的学习环境里获得明确的伊斯兰教育，而沙特阿拉伯数十年来利用这一点。萨拉菲斯特主义由此得到支持，沙特王室由此得到颂扬，这对身为东道主的民族国家教育传统而言，都意味着挑战。跨国行动的沙特教育机构容易变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聚集地，而这类意识形态对社会现状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生存权提出了质疑。

尤其在沙特与地方组织机构的合作中，暗藏着对世俗或宗教多元社会纲领的危机，这种危机会潜滋暗长地加剧。只要民族国家不加大对自身教育体系的投资，这一空间仍会受到沙特影响力的控制。正如政治上激进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运动所证明的那样，中期来看，这甚至会动摇印尼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更可能会引发反对整个体系的起义。西方教育援助工作支持民主价值及宗教多元化，应在这一广泛领域大展拳脚，抵制沙特的活动。

参考文献

- Center for Religious Freedom of Hudson Institute (编辑) (2006), *Update: Saudi Arabia's Curriculum of Intolerance* (更新: 沙特阿拉伯的偏狭课程), 网址: <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CurriculumOfIntolerance.pdf> (2014年6月22日查阅).
- Groiss, Arnon (2003), *The West, Christians, and Jews in Saudi Arabian Schoolbooks* (沙特阿拉伯学校教科书里的西方、基督徒以及犹太人), New York: Center For Monitoring The Impact of Peace, 网址: <www.impact-se.org/docs/reports/SA/SA2003.pdf> (2014年6月22日查阅).

- Human Rights Watch (2013), *In Religion's Name: Abuses against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Indonesia* (以宗教之名：印度尼西亚里宗教少数派受到的侮辱), 网址: <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indonesia0213_ForUpload_0.pdf> (2014年6月22日查阅).
- Said, Behnam T., 及 Hazim Fouad (2014), *Salafismus: Auf der Suche nach dem wahren Islam* (萨拉菲斯特主义：找寻真实的伊斯兰教), Freiburg: Herder Verlag.
- Steinberg, Guido (2007), *Saudi-arabische Religionspolitik nach 2001: Instrument zur Fortsetzung eines Zweckbündnisses* (沙特阿拉伯2001年后的宗教政策：延续权宜联盟的工具), Sigrid Faath (编辑), *Staatliche Religionspolitik in Nordafrika/Nahost: Ein Instrument für modernisierende Reformen?*, Hamburg: GIGA, 175-196.
- Steinberg, Guido (2004), *Saudi-Arabien: Politik, Geschichte, Religion* (沙特阿拉伯：政治、历史、宗教), München: C. H. Beck.
- Vice News (2014), *Anti-Shia Sentiment Simmers Ahead of Indonesia's Election* (反什叶派情绪在印尼大选前酝酿), 5月26日, 网址: <<https://news.vice.com/article/anti-shia-sentiment-simmers-ahead-of-indonesias-election>> (2014年6月22日查阅).

■ 作者简介

Amanda Kovacs, 硕士生, 研究伊斯兰教的科研人员。其科研重点包括伊斯兰教世界的教育政策、宗教矛盾, 尤其关注印度尼西亚。在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宗教及矛盾: 亚非拉美及中东宗教因素的矛盾性”项目框架下, 她对印尼进行个案调研。

邮件地址: <Amanda.Kovacs@gmx.de>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 本专题的相关研究

在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一号科研重点——“政治体系合法性及效率”中, 人们对亚非拉美及中东的合法性策略及效率进行研究。四号科研重点——“国际关系的权力、规范及管理”, 探讨外交政治策略及全球化进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二号科研重点里, “宗教、矛盾、政治”科研小组分析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 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

Fürtig, Henner (2012), *Saudi-Arabien: Im „Auge des Taifuns“* (沙特阿拉伯: 在“台风的风眼”里), J. Braml, S. Mair, 及 E. Sandschneider (编辑), *Außenpolitik in der Wirtschaftskrise* (Jahrbuch Internationale Politik, Bd. 29), München: Oldenbourg, 213-222.

Kovacs, Amanda (2012), *Religiöse Diskriminierung in Indonesien – ambivalente Rechtslage und politische Passivität* (印度尼西亚的宗教歧视——矛盾的法律状态及政治惰性), *GIGA Focus Asien*, 11,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as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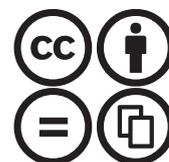
Rosiny, Stephan (2012), *Islamismus und die Krise der autoritären arabischen Regime* (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独裁政府的危机), *GIGA Focus Nahost*, 2,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nahost>.

Sunik, Anna (2014), *Alte Ziele, neue Taktik – Saudi-Arabiens außenpolitischer Aktivismus* (旧目标、新策略——沙特阿拉伯外交政策行动主义), *GIGA Focus Nahost*, 3,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nahost>.

Sunik, Anna, André Bank, 及 Thomas Richter (2013), *Nahöstliche Monarchien: Auslaufmodell oder Zukunftsvision?* (中东君主制国家: 昨日黄花或者未来发展模式?), *GIGA Focus Nahost*, 5,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nahost>.



GIGA《焦点》刊物, 为开放式发表刊物。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下载, 链接为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 并可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姓名标示—禁止改作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3.0/de/deed.en>>的规定, 自由复制、传播、展示作品。特别注意: 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焦点》刊物, 不得更改、删节。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坐落于汉堡, 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 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全球问题, 出版《焦点》系列刊物。编辑组讨论、甄选文章, 文章的中、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刊物国际版。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出版, 非德国外交部刊物。选取的主题、作者所持的观点, 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保留错误、遗漏的可能性。GIGA及其作者, 对内容正确性、完整性, 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 不承担责任。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 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编辑: Robert Kappel; 杂志系列总负责: Hanspeter Mattes

翻译: 曹娟 (Cao Juan); 审校及排版: Christine Berg (山可婷)

联络: <giga-focus@giga-hamburg.de>; GIGA, Neuer Jungfernstieg 21, 20354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G I G A Focus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出版说明